



简单之爱

□梅森

正如大家期待的，不久以后，我们恋爱了。时间刚好是去年冬至前的一个星期，聊得契合，我们说好一个月后见面。双方最大限度地讲述着彼此的故事和近期发生的事情，显然作为我来说，男性充当追求者以后，自身的羽毛开始华丽并且展示。婷婷说完百分之百信任以后，我倔强的羽毛开始黯然失色，好像在语言上占据的偏颇有点让她伤心，我的解释并不完美，说自己情感愚笨，至少在突然间拥有一份挚爱前，也没有准备好。可是事情就那样发生了，她的内心告诉自己，我是她坚信要寻找的另一部分。

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真正预料，一年前我还有过不想结婚或者谈恋爱的想法，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喜不是吗？”她用幽幽的眼神盯着我说道。那时候我嗓子里很想说出那句：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我所要遇见的人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好赶上了。”好吧，沉默了几秒，“很多的人和事物都需要慢慢了解，只是随着时间知晓的更多了，我们变得不快乐了，但我从没放弃，一开始就是这样。”她上扬的嘴唇还有口红的光泽，微笑从耳侧划出。

上周，她买来一些鲜花装饰了屋子，起初我还觉得麻烦，在看着她用修剪梳理好每一枝玫瑰后，心弦突然被撩起，凌乱的花朵已经

被规整在花瓶里了，有洋桔梗、多头玫瑰，观感不错，为朴素的屋子增添不少颜色。就这样，我坐在她身后，看着每一次的挑拣，因为是一张小板凳，我们都不得不挺起胸膛，坐久了多少有点疲倦。我从侧边透明的玻璃柜看到投射的身影，虚影里还透露着不真实，当然我只要侧过头，就能看到这个为我真实养花的女子，沉浸在虚无的镜像中，觉得这样好像能使眼睛这一感观的器官发挥到极致，我是说说无的镜像里绝不是轮廓，是两个鲜活的生命被定格，其中一个开始动容，她面向我时，虚无消失了。

事实上，很多时候随意的交谈拉近了关系。一开始的拘谨都是在保护自己弱小的一面，那些自然流露的，不受大脑思索而惯性讲出的话语很明显是情侣间结合的部分。我们会变得多舌，不由自主地讲述和评论，当然这些话是没有批评的，这些都是基本活动，讲童年、趣事、美食……特别是在童年上由于背景相同格外惊喜连连，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记忆就会被打开，更多的事被挖掘，这些都将是新缔结情侣关系的必要谈资。很多时候我们决定的话题并非有意，而是眼神打量后的心照不宣，她抬起头，我负责倾听，之后便是陈述。讲到《面纱》时，我告诉她毛姆这个作家将人描写的果敢而富有魅力，阅读

变得具有了思哲，开始想象。她跟我讲着其中的句子，当然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，抢先一步的后果便是更具倾向，用一种沉稳的口气读：“我知道你愚蠢、轻佻、头脑空虚，然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的企图、你的理想，你势利、庸俗，然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，然而我爱你……”当时我读到这里时，也觉得很棒，纯粹的内心宣告的只有爱意，让一切光鲜亮丽的东西都会暗淡的，当不善于表达而又迫使表达的时候，那么一颗心可以从身体里拿出来宣告纯洁。

我的父亲说，你猜让我动容的是什么呢？三天前，我给父母发了一张我俩包饺子的图片，好久，父亲才回了一个“好”字。此时，我们打着视频，父亲说十三岁失去亲人以后，好像在吃上面多少有点怀念，后来遇到你母亲也是为我做了一顿饺子，虽已是十二年之后，但那种欣慰让人无法忘却。我没有继续深入父亲的话题，说了一会就挂断了，尽管这件事我从未在母亲口中得知，此时父亲突然述说，我读到了一些慌乱，这显然是内心深处的一些波动，暗涌着欢喜和感动。

原本我会以为会写下这份爱恋中的一些甜蜜瞬间，而内心实际得到的远比这些有趣，具体的幸福无法被文字描述，甚至人们连爱这个字眼也无法落实，只说是种感觉。尽管如

此我仍然得说一些事实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拍照打卡、享受美食、漫步田野、吹一吹海风等，也任由时光流走，我们深信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都需要放进时间里成长，我们说要按照心意生活，比如开始喝不加糖的奶茶，坚持阅读，不生气。

谈及爱时，那时还未发生，我被时光或者命运的手推了一下，目睹和知晓着被定义的爱，直到这件事真实而平静地来到，无法被复制，辩解，爱情那孱弱的车轮被遗忘者推着往前走，还未产生的想法被引出，我们身陷其中，没有发生，不被理解，甚至固执视为如出一辙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拒绝和挑选，勾勒想象的轮廓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，可真相却是一切全无定义，事情都在正在发生，或许如同镜像中我们被定格的一刻，她把头转向了我从而真实。

也许，在我错过她的那段时间里，她也在正在错过，但现在就那么神奇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有些事情需要去做，调整情绪、收去沮丧、面带微笑，考虑接下来以怎样新的状态去迎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明天或者未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，而此时需要我们拉开序幕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就如她在等待的车子边朝我挥手，而我很早就看到了她的等待。



在沈家门渔港，寻找最后的木渔船

□牛亚静

清晨五点半，沈家门渔港笼罩在灰蓝色的薄雾里。我跟着导航绕了三圈，才在滨港路尽头的避风塘角落，找到那艘传说中的“浙普渔98012”号木船。船主林国栋正蹲在甲板上补网，见我气喘吁吁，他咧嘴一笑：“现在找木船比找黄鱼群还难哩！”

近70岁的林伯是这艘木船第三代主人。他的祖父1946年用300担带鱼换来南洋柚木，请宁波匠人打造了这艘“木龙船”。“从前舟山人造船要请‘船菩萨’，上龙骨那天得摆三牲祭品。”他做了敲船板，沉闷的回响里藏着79年海风腌渍的故事。

船舱里挂着一张1953年的《舟山海洋渔业证》，泛黄的纸上印着“核准捕捞区域：大戢洋至浪岗山列岛”的字样。角落里堆着祖传的樟木箱，掀开盖子，霉味混着桐油香扑面而来——箱底压着半本《吕洞洋海难日记》，几枚生锈的“木壳船专用铁钉”，还有林

伯母亲手绣的“柯鱼人平安符”。“我儿子在舟山国际水产城搞直播卖海鲜，他说我这船该进博物馆。”林伯摩挲着船舵上的裂痕，“可博物馆里的船不会喘气啊！”

在舟山海洋文化研究者王教授的讲述中，木渔船的历史恰似一本翻动的海洋日历：宋元时期：“丈八河条”船穿梭于昌国盐场；明清时代：象山帮打造的“绿眉毛”纵横东海；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：全舟山木船近万艘，桅杆密如森林；2023年：仍在作业的传统木船不足三十艘。

站在渔港观景台望去，玻璃幕墙的渔业大厦与斑驳的木船同框——这是属于舟山的“时空折叠”。

探访途中，偶遇浙江海洋大学的学生正在拍摄纪录片。00后导演小陈举着云台追

问：“林伯，现在用北斗导航还能体会您当年看星辨方向的浪漫吗？”老人从裤兜掏出老人机：“后生家，我年轻时在海上找方向，靠的是命。”

学生们体验传统捕捞时，在渔网里发现了一只GPS定位器——这是某艘远洋渔轮十年前遗失的。林伯把它系在桅杆上当风铃：“让它听听木船的心跳。”

离港前，林伯忽然轻声说：“去年渔港改造，政府说要给我换补贴拆船，我拒绝了。你看——”他指向码头新建的“渔都风情”雕塑群，不锈钢打造的抽象渔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“总得留几艘真船，告诉孩子们浪是怎么说话的。”

据舟山非遗保护中心数据显示，近五年已有14种渔船建造技艺列入抢救名录。当暮色浸染渔港，最后三艘木船随着潮水轻轻摇晃，仿佛正在为这座“千岛之城”书写注脚。



海浪亲亲

□曹银员

海浪是大海的磅礴气势，浪花是岛屿的亮丽风景。

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晴朗的下午，踏青来到故乡岱山岛的我，饶有兴致地走过一条蜿蜒的村舍小路；横过一道长满嫩茵茵野草小花的田畴；穿过一方藤草缠绕的茂密松树绿林，欣然来到了心之所想的南峰山崖海岸。悠然遥望海面，满盈盈的海水，照在阳光之下，水面上一片金光。浪漫的海风劲拂着我的脸，吹入嘴里似乎有点“嚼头”，啧啧一丝丝的咸。嘿！宛如儿时屁颠屁颠在村头晒谷场看土戏……此时此刻，我选坐在那块熟悉的光溜溜牛背形状平石上，情意绵绵地等候“海浪之戏”开幕。

坦然而言，我也喜欢漂亮的花花草草，然而更喜欢欣赏大海的美丽浪花。儿时的我平日有事没事，习惯蹲在海边的老家门口，俯瞰无边无垠的海水里那些美丽浪花姑娘欢快优美的舞姿。我从小就痴迷海浪花。记得小时候每每掀起小嘴巴时，父亲总会用他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来到海边，静静地坐在平顶岩石上面，聚精会神地观看海浪花。也不知咋的，我一看见海浪花心里就暖洋洋的，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兴奋。这时，父亲就会脱下上衣（除夏天外）轻轻地披在我的身上，然后给我讲大海的故事，讲大海里鱼儿的故事，好多好多哩，千奇百怪的，越听越想听……

静谧时光，蓦然回眸，生活这里，岛悬海上，海潮簇拥，金沙与苍翠接壤，民居与大海相望，自然风景别样秀美。每每我在岸边观海望潮，亦同样爱听大海的声音，渴望领悟海洋的真谛。我老家前面的那域海呀，它的本相是温顺、善良的，但一年四季，气象不同，迥然有别。在“风平浪静”时，波浪就像一位温柔、腼腆的姑娘，轻轻地恋吻着岸旁。然而当狂风（台风）呼啸时，它就变得如此咆哮、汹涌澎湃，滔天海浪疯狂扑向堤

岸。不过，面前的大海无论表现是娴静的还是喧闹的，它总潜在有一条跳动不息的脉搏，有一腔奔流不息的热血，释放的声音是一种自由随意和纯情流露特殊“方言”。闯海的老渔民说：“喜欢看海的人，更喜欢听海。”海浪声声，螺号阵阵，潮音轻吟，海鸥漫舞，这种非常熟悉的“海之韵”旋律，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耳鼓中跳跃。有人说，海的声音无非是潮声、涛声、鸥声、船声、鱼声、风声等等。

在日望大海夜闻涛声海边土生土长的我，自然听惯了海的声音，有时有的让人乐；有时有的让人愁；有时有的让人悲。在好天和风里的大海，宁静与喧嚣共存。夜幕下，海风轻吹，海浪轻轻摇，海上各种声音就会从四面八方悄然进入我的海边老家。山花烂漫的平和日子里，最喜欢的莫过于那种天籁清音般的海潮浪声了，“哗……哗……”多么富有节奏呀，听习惯了真的是一种人生享受。这么美妙动听的声音，我要么被它轻松地拖入梦乡，要么被牵出发自肺腑的美好遐想。可声音并非全是心音呀，而我想所要听到的，显然是在这些声音深处的蕴涵——心音。确实，海的心音唯有真正知海、亲海、爱海、护海的人才有可能听到、懂得。直面海洋，聆听大海的声音，是海到尽头天作岸的磅礴，是渔民风口浪尖漂泊的深沉思念，是鱼儿潮里欢跳吟唱的喜悦，更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禅悟心境。我乐于将海波涛声当作美妙音乐，令身临其境的心灵悠悠愉悦为之共舞，尽情释怀与享受。

亦不曾忘记，我与海浪亲切相融的快乐生活。回想当年，炎热的夏天，浅浅的海水，幼小的我常常天真地躺在父亲宽松的怀抱中，闻着一阵阵海水的咸腥味儿，让荡漾的波浪慈母般地抚摩着幼嫩身体。童年时，我有点儿顽皮，经常约同小伙伴整天跑到海滩玩耍，疯也似地在平坦如床、沙质细腻的沙滩上嬉戏；在落潮的海岩采捡精美贝壳；在礁石缝隙寻

找小螺；在荡漾的浅潮中追逐鱼儿，累了就爬上滩头抛锚的小舢板晒太阳，有时躺在被海浪推得摇摇晃晃的小船里“呼呼”睡觉。少年时的我，犹如一只大胆训练搏击风浪的小海鸥，凭借刚学会的本本领就能碰运气捕捉到一些种类的可食性海生物。在春、夏、秋三季中，除上小学和狂风暴雨天外，我几乎每天“泡”在滩涂或海水中，马不停蹄地干着这种野趣十足的活儿：拾泥螺，挖蛤皮，撬蚬子，捏海瓜子，捡海螺，采牡蛎、捞小白虾，摸泥鱼，弄串网等等。更恣意潇洒的是，与同伴一起光着身子在浪花褶皱里随意捕捉活鱼。那年月海里的鱼特多，尤其在涨潮时段，多如牛毛的小鱼儿活蹦乱跳冲在潮水推进最前面，鱼鳞与阳光辉映，沿线一片银光闪耀。在潮水至膝盖深处，双腿时不时会被中、大鱼横冲直撞。当年活跃在海浪里的我，通常用身体扑、网兜捞、废弃锚绳（抛船麻绳）拦阻等方法抓鱼捉蟹……

噢，不经意间潮水已经哗啦啦漫上了滩涂，疾速涨到山崖海岸边上啦！瞧，海浪一排又一排地向岸边滚来，一浪高似一浪的浪涛迅猛扑向那些巍然屹立于海边的滑溜溜的礁岩，瞬间激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，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吼声，随之海潮簇拥、翻卷、倏然，又一道银光粼粼的白浪飞速冲向前面的礁岩，“哗——”激起很高很高炫人眼目的水晶浪花……起伏起伏，前仆后继，奔腾不懈，真乃奇景，甚是漂亮。好可爱的海浪花呀，它源于浩瀚的大海，充满着轰烈的生命活力，神奇得让你只能看得到，却不可能摸得到，蕴含一种崇高圣洁的动感之美。此时此刻，我总会忘情地陶醉其间，仿佛觉得海浪花胜比花店里的任何一束花儿纯朴可敬、鲜活漂亮，且奇妙无比、弥足珍贵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……”当我披着夕阳余晖、吟着唐诗返回之际，豁然感悟：浪花因撞击而美丽，人生因拼搏而精彩！



一把草的光阴

(组诗)

□冉杰

稗草

深刻的时候，语言总是沉入杯底，一饮而尽的是时光沉淀的酒精。五谷和杂粮，千丝万缕地纠缠，唯有风，才能辨别颗粒和稗草。某些时候，摇摇晃晃的稗草，代表一大片庄稼甚至一片土地招摇过市。让饥肠辘辘的爬山人街在唇边吹口哨。哨声很响，吹醒了埋在泥土里的种子。雨水却很吝啬，把三月的春天灌进河流，河面上漂浮的杂草成了来年春播的肥料，养活了一大把的稗草，当然也培育了沉默的颗粒。

光阴

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盖，偶尔露出真实的面目，所有的花以及流淌的河都激动了。坐在坝顶晒太阳的人，不小心就把风打倒了，一些赤脚的少年被一针一扎扎得鲜血淋漓，活像一朵早开的腊梅。

那些流动的云，大朵大朵地把天空绣成一床棉絮。排列整齐的楼宇相互交流，昨夜春梦。如果说树桩的影子温暖了零乱的杂草，来来往往的人影，就让我想起硅化千年的骨骼。光阴往往是一剂麻醉药，麻醉了许多的悲欢离合。

一棵树

打乱语言的结构，树叶快地解散了季节，就像枯瘦老人伸开的手指。

五指不同方位指点荒芜的天空，另一只手挥向萧条的田野。盘绕树根的一条河，荡起我慌不择地的唾液。

很多路过的人，以为流水的涟漪就像碎落的叶片。